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  
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四十六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 卷四十六

##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 極圖

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厚實字  
叔後避英宗准舊名政得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  
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慈務道理  
作太極圖通書易兩數篇皆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大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以抄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  
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采而王季胡氏作  
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以竊管疑之及得說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刊理學大全第四十一卷

學四

存養 持敬附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御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或曰惟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道也○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

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孰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又則自孰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集覽  
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內存乎外書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於扆於盤於盂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於牖於劔於弓於銘焉○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雖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或謂張

善養  
者養  
之有  
素

繹曰吾至於閑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曰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為悅者必以動為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能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病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

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頂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二三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

和氣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為已物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日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卒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心在群妄自然退聽○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佐其甚麼

聖賢以心為本

人心  
萬事  
之主

人一云如何做得事成○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問莫是工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正此心纔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空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頭放動若收

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昏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昭管若不昭管存養要做甚麼用○今於日用閒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常昭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存心只是知有此

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  
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  
省察不費力○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  
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會養得臨事時便  
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夫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  
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明底人  
便明了其他須是養上非是如何推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  
明○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平居  
須是儼然若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培只如種  
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上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  
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

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大凡  
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麓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  
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麓一息不存即爲麓病要在精思明辯使理  
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  
其度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况加  
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人心本明只被事物在上蓋蔽了  
不覺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  
看他既喚作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  
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關心却不閑隨  
物走了不要閑了却閑有所主○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學  
者工夫且去剪裁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

之升則群和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此子力去提肯照  
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著力則反不是○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  
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  
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  
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問心要  
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  
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  
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  
在這裏學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  
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其嘗謂人未讀書且先  
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

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因  
敬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去做甚麼絕談到  
敬便是更無可說○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  
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  
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  
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定乎○涵養本原之功誠  
易間斷然纒竟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精裏將  
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  
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為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  
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竦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

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  
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  
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  
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為力矣○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  
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其難心中一起一滅  
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豈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其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  
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斷絕了○涵養  
此心須用敬警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  
食養之於室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却每

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  
謂敬其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  
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古人自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  
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  
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  
分亦無實地可據六抵敬字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  
次進步處耳○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時難把持不能  
得又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  
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又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  
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  
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頭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



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  
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  
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問某  
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反被他引去曰這箇  
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  
念生又有以制之又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  
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絕滅而火又發矣○問  
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  
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  
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  
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住

聖人  
心  
明  
正

一  
以  
精  
神  
為  
戒

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子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  
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卒橫渠戰退之說曰  
此亦不難只須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  
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  
絕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眾人則操而存之方  
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  
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具其  
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  
之心却待及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  
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  
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為戒也○問心思擾七曰程先生云

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緣整頓起處便是天  
理別無天理但常七整頓起思慮自一〇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  
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又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  
守自固不費氣力也〇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  
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為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未  
子所言克已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為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  
求之哉〇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  
後可加存養上力則意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  
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  
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臺整  
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峯

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體  
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  
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耶以此觀之則用功  
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則弱於虛無此固所當深處若  
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  
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  
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  
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  
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  
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  
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

只有此養也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  
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  
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  
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  
有是語今若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  
亦未得為諦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  
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  
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  
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未次  
弟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  
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迤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  
且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曰人皆可  
以為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  
索患在人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性求放心  
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  
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  
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  
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  
乃為事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  
決耳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

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

君子  
遇事

私智以為待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人之端也推是心而

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以下論時敬○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

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與心乃

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學者先務

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

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理畢照是鑑之常難

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之不思慮若欲免此

惟是心有上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也謂和不能入無主

則實也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罍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

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

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

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

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

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

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嚴威嚴恪非敬之道但致敬

須自此入○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

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為中也○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

為大○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

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  
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孝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  
本○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  
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  
入矣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  
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七法心齊是事七放下其理不同○問敬之  
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孝為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  
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  
耳○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積之至也敬則

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孝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  
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其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  
子須只喚做曰岡院亭子却着其底換得曰孝者未能使窮理莫  
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  
說動中有靜七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  
着靜不妨人雖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或問正其衣冠端坐  
儼然自有一狀氣象其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  
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外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  
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  
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初寬問如何是主一

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三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世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下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也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敬則萬理俱在○聖人言語皆

敬字  
聖門  
第一

初未嘗閑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  
日到程子始閑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其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絕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濁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濁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按守人欲日消鏽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

聖賢之道  
如一室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固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文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士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

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目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為刺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為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

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然後  
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為學  
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  
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  
○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  
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  
一件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此精彩方得然之之做又  
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為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閑聚底道理  
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  
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

字

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  
之意熙則訓明字

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

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  
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絕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  
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周先生  
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  
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接去庶幾執捉得定  
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  
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  
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  
但此事甚易只如此題惺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  
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



程先生  
有功於  
後學

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為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  
這心便在上上了。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  
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父之  
自然剛健有力。○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  
力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  
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  
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問敬者德之  
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只敬則心便一。○敬只是此心  
自做主宰處。○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絕敬便  
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此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敬  
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敬且定下如東西

程先生

南北各有其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播目播  
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問敬中有誠  
立明通道理曰然。○敬則天理常明自無人欲微室消治。○人能  
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  
處。○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  
問謹思明辯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持敬之說不必多言  
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嚴恪動容貌整肅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  
數語如是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  
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  
間斷。○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  
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默在規

一為之說論四  
一  
矩之內又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敬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收拾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只是他便與敬為一自家須用持着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在無有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

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問主一如何用二曰不當焦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其分明也只得恁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所言自不同○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

內外  
交相  
隨

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問閑邪則固  
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丟閑他則  
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  
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酒用防他則便省了  
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  
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一  
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伊川至主一之謂敬無  
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  
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功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  
物來順應何有滯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主  
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

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酒是  
做一件了文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  
輕重可也。人有躁妄之病者如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  
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一臨事接物之際真心  
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  
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  
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  
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  
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  
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

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問下手工夫曰。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一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裏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問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課程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小。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一日。加昏蔽。豈不可惜。○問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謹嚴。樂則和。

樂則和。相須而后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久自謂於外事思慮盡。故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為展托。○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工者孰從孰。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總方是守禮。

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此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在事爲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即是常敬敬即所以中。問程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上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已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上乎。問主敬只有之於心少知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自然舒適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今所謂待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物事樣子塞放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其舊時亦曾

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又問須。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言渙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上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任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

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口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功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已久矣是以大學之了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尊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

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是去了許多僞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空。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呂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吾節欲長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旦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敬如治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蓋淨。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及愈制則愈

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又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  
要之和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知自不能入  
○問嘗學持敬讀書意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瞋  
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瞋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  
心之專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  
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其敬之體似此支離  
病痛愈多更不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大凡學者須先  
理○是立脚去處常要自省得纔省得便在此或以爲此  
事最難○小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  
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  
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問一向把持持

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問一向把持持  
放下便覺恁衰頹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持若  
要去把○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  
便○便是敬曰靜坐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  
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湏去幹了或此事  
思量未透湏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  
如此這般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  
專一在此今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  
根骨上煞欠缺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  
統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  
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



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口守着三之  
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辯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便便有義義便有  
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  
持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直義。○敬義  
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總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  
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辯別一箇是  
非。○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  
者施於彼。○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問讀大學  
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處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

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須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  
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胸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  
是見得。○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

所謂。○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  
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  
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  
也。○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斂心神在一事上不胡  
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又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  
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公曉便下工夫做  
將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須貫。○或以此心  
不放動為主敬之說曰主敬一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



養盡人心活物頂是窮理。明敬先必知然知至則敬也。八明白此正如配義與道。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括出。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答何錫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諭則頂是夫資儘高底入不甚假借為之力。方能知此若顏曾以下尤頂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頂就規矩繩墨守定便有內外帖然。豈曰放肆。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肆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及誠靜。兼肅則放肆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肆邪自自然在敬是為肅也。後然到得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廢渙然不收時此

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未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道也。今乃於覺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道不復致。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於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明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集覽何錫地宋繼錫即武人兗之子少穎悟。朱子嘗游於書無所不讀○劉敬因說者先志志為難曰。名不仕所著有志集諸說○劉敬因說者先志志為難曰。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為公謂人以為如制得焉如集覽。○劉敬因說者先志志為難曰。當以禮序統政送南安軍安置既經。願。言政治得失官至

吏部尚書二王汝海陳官中仰殿共  
政至羅得少族卒所著有象集

性理大全四十六卷



所入  
圖書